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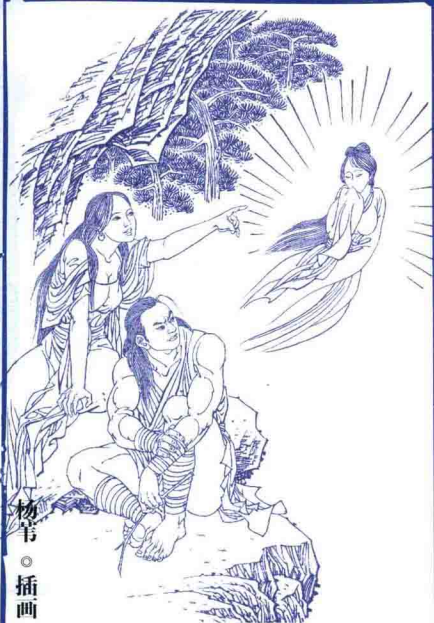
全十卷 **卷四**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北岳文艺出版社

还珠楼主◎著 裴效维◎校点

# 蜀山剑侠传



杨青◎插画

民国武侠·北派经典  
插图版



全十卷  
卷四

# 蜀山剑侠传

还珠楼主◎著  
裴效维◎校点  
杨苇◎插画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北岳文艺出版社

# 目 录

- 第一四八回 茫茫热海 巧拯同枝  
烈烈狂飙 生擒异兽 ..... 1555
- 第一四九回 都火梵呗 毒炼少林僧  
撒手烟云 惊逢铁伞道 ..... 1567
- 第一五〇回 挥宝扇 祥光驱邪青  
服真水 脱骨换灵胎 ..... 1582
- 第一五一回 本是双清 翻成投怀燕  
剧怜同病 难为比翼鹣 ..... 1595
- 第一五二回 犯珠宫 一妖授首  
游少室 二女寻真 ..... 1611
- 第一五三回 顶礼拜蛮僧 晶球示兆逢魔女  
寻仇追野獐 荒崖肆虐遇仙娥 ..... 1632
- 第一五四回 珍重故人情 碧海黄泉寻旧侣  
深衔前世恨 洪炉宝鼎炼神沙 ..... 1642
- 第一五五回 友谊更亲情 玉雪仙童双入海  
淫娃换蛇女 迢遥甬道迭传言 ..... 1649
- 第一五六回 久候寂无音 初探紫云穿秘甬  
深攻同陷阵 频摧玉柱斩灵蛟 ..... 1657

第一五七回	四女困双童 一心成两用	异宝护身欣脱险 前言在耳苦求全	.....	1670
第一五八回	炼法中魔深 飞行经海上	与拒违衷棋不定 救援逢阻遇偏奇	.....	1675
第一五九回	秘阵困英云 片言消误会	海中兀立玄龟殿 天外飞来女神婴	.....	1685
第一六〇回	迎仙岛被羁 紫云宫再入	忍耻勉完知己托 曲全聊寄解纷书	.....	1690
第一六一回	飞剑斩琼林 护身凭宝伞	火树银花惊魔女 妖光邪雾困神婴	.....	1702
第一六二回	牟尼珠奏功 传音针告急	一九独破璇光尺 两矮初乘辟魔梭	.....	1712
第一六三回	渔利设机谋 贪淫排陷阱	飞娘祝嘏邀同恶 金蝉定志战妖尼	.....	1720
第一六四回	一念固元关 双童捧仙敕	妖法千般终自毙 神雷一震退群魔	.....	1728
第一六五回	教主返仙山 妖尼辞水府	梁孟同收微尘阵 金石三入紫云宫	.....	1734
第一六六回	人语烟中 雀环飘转	三仙逢矮叟 万里走神沙	.....	1755
第一六七回	呈奇计 庆芳辰	酒海涌碧波 珠宫开血战	.....	1770
第一六八回	势迫危临 邪消正胜	一奴救主 双凤亡身	.....	1782
第一六九回	仗异宝 困磁光	横扫紫云宫 失机铜椰岛	.....	1796
第一七〇回	三女负荆 双童遇救	千鲸掀巨浪 矮叟戏痴仙	.....	1809

第一七一回	洗髓脱毛	岂为贪功甘入险	
	除根斩草	都因疾恶苦追求	1820
第一七二回	误逐暴宾	嫌生苗人祖	
	重逢慈父	喜煞孝女儿	1832
第一七三回	复道行波	奇观穷宙合	
	藏珍在鼎	秘偈示仙机	1847
第一七四回	金镜神光	同心求百宝	
	蹄涔沧海	无意失双鹞	1861
第一七五回	图解勤参	寸心通妙谛	
	飞云可捉	咫尺误仙缘	1878
第一七六回	阻险窜荒山	落日穷途	仙乡何处
	兴亡说古国	尺刀寸弩	殷鉴空悲
			1888
第一七七回	疾老成	樵人初窃位	
	拯生灵	侠女再除妖	1916
第一七八回	云腾鹤举	飞剑斩毒虺	
	电掣雷轰	神光歼巨憝	1938
第一七九回	灵根不昧	再世修真	
	狭路逢仇	初番涉险	1991
第一八〇回	偷秘籍	密炼花煞罡	
	聚阴魂	暗设玄牝阵	2012
第一八一回	一簧亏功	桥陵失宝	
	浹旬有难	古墓羁身	2037
第一八二回	探地穴	侏儒建奇勋	
	斗妖尸	仙童消隐患	2052
第一八三回	功成一击	金菩提暗藏白眉针	
	计斩双凶	太虚鉴巧制九疑鼎	2078

## 第一四八回

# 茫茫热海 巧拯同枝 烈烈狂飙 生擒异兽

初凤心中大喜，立即持了双剑，带了两件宝物，起身往安乐岛去，行没多远，便即发觉地震。初凤不常出门，还不知道就是安乐岛火山崩陷，震况又那般强烈。又往前走有数十里，忽觉海水发热，迥异寻常，渐渐望见前面海中风狂浪涌，火焰冲天。默计途程，那日去时，沿途并无陆地，那根火柱正是安乐岛的地界。这一惊非同小可，连忙加速前进。好在身旁带有宝珠，寒热不侵。渐行渐近，只见黑云如墨，烟霾蔽空，狂飙中那根火柱突突上升，被大风一卷，化成无数道火龙，分而复合。海中骇浪滔天，惊涛山立。沿途所见浮尸断体，零碎物品，随着海水逆流卷走，更觉声势浩大，触目惊心。

初凤一心惦记同胞骨肉忧危，心胆皆裂，只顾疾行前进，海水已是热如沸汤。行近安乐岛一看，已成了一座通红火山。树木房舍，俱都成了灰烬，哪里还有一个人物的影子。左近礁石遇火熔化，成了红浆，流在海内，犹自沸滚不休。若换常人，休说这样铄石流金的极热溶液，便是落在那比沸汤还热的水之内，也都煮成熟烂了。初凤虽因带有宝物，不畏炎威，这般狂烈的火势，毕竟见了胆怯。绕着火岛边沿游行了半周，烟雾弥漫中，望见山地都被火化成了软包，不时整块陷落。估量自己既难登攀，岛上此时也决无生物存在。冬秀想已遇难身死。两个妹妹俱都会水，如还未死，定然逃向别处。此时在火焰中寻找她二人下落，岂非白费心力？她二人如已逃出，

必往紫云宫那一面逃去无疑。只是来时又未相遇，看来凶多吉少。越想越伤心，暗恨都是金须奴拦阻自己，如早两天将她们接回宫去，何致她二人遇此大难？事已至此，留此无益，只得往回路仔细去寻找她二人的下落。

初凤哪知她二人同冬秀事前出游，无心脱险，并未在岛上遇难。只是所去之处，偏向一角，不是正路，一个由正东往西南，一个由正西往东北。二凤姊妹又因冬秀累赘，时上时下，本质已弱，不敢老在狂飙骇浪中挣扎。初凤目力虽佳，偌大海面，哪能上下观察得纤细不遗？常言说得好：“事不关心，关心则乱。”初凤一路搜寻，仍是没有寻见二凤姊妹影子，真是心如麻，不由悲痛已极。眼看行离紫云宫不远，猛想起昨日自己曾出宫外，到海底采取海藻，并未发觉地震。看适才海面浮尸神气，这火山震裂，为时尚不甚久。如今自己在海中游行，已比从前快有十倍，她二人说不定还未到达这里。这一路上海水上热下凉，她二人也不会在海面游行。自己只顾注意四外，却未深寻海底。她们如能逃到了紫云宫，定会回去。最怕是逃时受伤，中途相左，需要自己接应。想到这里，复又翻身往火岛那一面的海底寻去。

一会儿工夫，走出有百十里路，忽见前侧面水中漩涡乱转，颇与紫云宫外漩涡相似。暗忖：“莫非这里面又有什么珠宫贝阙？”救妹心急，虽在寻思，并没打算入内去观察。谁知那漩涡竟是活的，由横侧面倏地改道，径向自己冲来，来势更是非常迅疾。方在诧异，已被漩涡包围。初凤也没去理它，仍自前进。猛地身子一冲，已出水面，面前站定一个虎面龙身的怪物，后半身仍在水内，前半身相隔数丈的水，上下左右，全都晶墙也似的分开。定睛一看，正是那年安乐岛为狮群所困，赶来相救，逐走猛狮的怪兽。灵机一动，想起日前天策上曾说此兽名为龙蛟，角能辟水分波，生来茹素，性最通灵，专与水陆猛兽恶鱼为敌，遇上必无幸理。又能口吐长丝，遇见强敌，或到紧迫之时，便吐出来，将对方困住。那丝和细瀑布相似，通体晶明，却是又粘又腻，不经它自己吸回，无论多厉害的东西，沾上休想解脱。仅鼻间有一软包，是它短处。知道它底细的人，只需将它鼻端用东西紧紧按住，立时蹲趴地上，浑身瘫软，再也动弹不得。相遇时可如法将它制服，用一根丝绦从它天生鼻环中穿过，便可顺从人意，要东便东，要西便西了。此兽一

得，不但可充紫云宫守户之用，还可借它分水之力，采取海眼中的灵珠异宝。天篆上并说这种天生灵兽，千载难逢，极为少有，异日相遇，不可错过。

那龙蛟遇见行人，并不走开，也无恶意，只顾低头拣海底所产的肥大海藻嚼吃。初凤心里还惦记着两个妹子的安危下落，急于将它收服。忙将腰系一根长绦解下，拔剑在手，走上前去，仰头用剑指着龙蛟大喝道：“昔日我姊妹三人被困狮群，多蒙你赶来相助，颇感大德。似你终日在海陆游荡，难成正果。我姊妹所居紫云宫，乃是珠宫贝阙，仙家宅第。如肯随我回去，乖乖降服，将来造化不小。否则我奉仙篆金敕，少不得亲自动手。我这仙剑厉害非凡，那时你受了重伤，反而不美。”那龙蛟原是因安乐岛地震山崩，热浪如火，存不住身，逃到当地，见海藻繁茂，动了馋吻，正在嚼吃。初凤刚一说，便住了嘴，偏头朝下注视，好似能通人意，留神谛听。等到初凤话一说完，倏地拨转身往侧面逃去。初凤记准仙篆之言，如何肯放过去，连忙随后追赶，一口气追了有二三十里途程。因它以前曾有解围之德，只打算好好将它收服，不愿加以伤害，始终没有用剑，总想赶在它头里，给它鼻端一下。

那龙蛟何等通灵，先前在安乐岛海底已吃过二凤姊妹的大苦头，知道人要算计它的要害之处，一面昂首飞逃，一面将身后长尾乱摇乱摆，竭力趋避，不使头部与人接近。初凤既决计不肯伤它，这东西又如此生得长大，在水中穿行又是异常迅速，初凤追了一阵，只在它身侧身后打旋。有时赶到它头前，刚一照面，它便拨头又往侧面穿去。打算去按它的鼻端，简直成了梦想。长尾过处，排荡起的水力何止数千百斤。如换常人，休说被它长尾打中，单这强大水力，也被挤压成为肉饼了。

似这样上下左右，在这方圆二三十里以内往返追逐，初凤老不能得便下手，好生焦急。末后一次，正要得手，龙蛟因敌人追逐不舍，也发了怒。猛地将头一偏，身子往侧一穿，长尾一摆，照准初凤前胸打来。两下里都是势子太疾，初凤一个躲避不及，眼看就要打中。这一下如打在身上，任是此时初凤得了仙篆传授，也是禁受不起。初凤正想飞身越过龙蛟头前，给它一个迅不及防，纵上去照鼻端来那一下。没料它这次改了方式，没等人越过



头，竟然旋身掉尾打来。一转侧间，便觉水力如山，从侧面压到，那条长尾也已离身甚近。知道再像先前一样，沉身海底躲避，万分不及。忽然急中生智，不但不往下沉躲，反顺着水的排力，一个黄鹄冲霄，往前面上方飞起，升约十余丈高下，恰好长尾从脚下扫到离脚不过半尺，居然躲过。百忙中再低头一看，龙蛟身形已经掉转，头前尾后，长蛇出洞般，一颗大头昂出水外，分波劈浪，往前飞走。暗忖：“这样前后追逐，何时可以将它制服？并且还有危险。怎不骑在它的身上，慢慢挪向前面，岂不比较可以安全下手？”念头一转，身子往下一落，正骑在龙蛟后半身近尾之处。

那龙蛟见敌人骑上身来，身子摇摆得益发厉害，前蹿更速。走了一阵，倏地将长尾一甩，往自己背上打去。初凤知它野性发作，想将自己打死，此举正合心意。便也将身一起，顺着它长尾之势，一个鲤鱼打挺，蹿出前面水外，落在龙蛟项上。更不怠慢，左手攀着龙蛟头上长角，身子朝前一探，右手举剑，径向它鼻端按去。眼看龙蛟阔口张处，刚喷起半个晶明水泡，被这一按，立时将嘴闭紧，浑身抖战，趴伏在地，丝毫不动弹。初凤知已将它制服，低头一看，大鼻孔中果有天生的环眼。忙回左手解下云裳上的一根丝绦，右手长剑仍然按紧它的鼻端不放。身子从它头上滑了下去，滑到鼻前，用双脚钩住它的长角。再将丝绦从鼻环中穿过，打了一个紧结。然后松手，跳下身来，将龙蛟鼻端所按之剑收回。龙蛟缓缓站起身来，一双虎目泪汪汪望着初凤，大有可怜之容。

初凤见它已经驯服，迥不似先前桀骜神态，甚是心喜。试将丝绦轻轻一抖，龙蛟跟了就走；微一使劲，便即趴下身来。知它鼻间负痛，忙即停手。又见它经行之处，每遇肥大海藻，便即偏头注视，猜它定是腹饿思食。虽然救妹情殷，毕竟初得神物，心中珍惜，便即对它说道：“我两个妹子也从安乐岛逃出，如今不知去向。你可急速在此饱餐一顿，我自在左近先去寻找她们。如找寻不着，我再回到此地，骑你同去寻找。找着之后，同归仙府，随我修炼，日后也好谋一正果。”

说罢，就在海藻肥盛之处，寻了一个海底潜礁，将丝绦系好。正待穿入水中，先在附近搜寻，猛一抬头，看见上面水漩乱转中有一条白影，随着漩



涡旋转而下。心中一动，忙即纵身上去一看，正是二凤和冬秀搂抱在一起，业已气绝身死，仅只二凤胸前还有余温，冬秀已是骨僵手硬，死去多时。二凤既然无心相遇，三凤想必也在近处遇难。同怀良友，俱遇浩劫，虽然身藏灵药，可以希冀还生，到底心酸。况且三凤下落还无把握，怎不难过。悲痛中，匆匆取出身藏灵丹，给二人口中强塞了几粒进去。手足之情，总比外人厚些。因要上去寻找三凤，恐龙蛟无心中移动，海水将二凤冲走，便将二凤尸身放在系丝绦的礁石之上，冬秀尸身却安置在礁石左侧崖洞外大石上面。刚放好，二次待要穿上水去，又见上面水中白影旋转，只是比起二凤下来时长大得多，旋起来时疾时缓，好似在漩涡中挣扎神气。心中奇怪，定睛一看，竟是一条大虎鲨。知道这种恶鱼非常残忍，定是追踪二凤、冬秀尸体到此，不禁大怒。说时迟，那时快，就在初凤注视寻思之际，那条恶鱼已从水漩中落了下来，虽然失水，见了人还想吞噬。大嘴刚一张开，初凤随手就是一剑，剑光过处，立时齐颈斩为两截。

初凤斩鱼之后，便即飞身往水漩中穿了上去，行没多远，便见三凤顺水漂来。因离海底甚近，上面水的压力太大，不易翻浮上去。适才逃命时节用力过度，忽然昏迷，又灌了一肚子海水，业已气绝身亡。所幸人已寻到，还可设法挽救。当时惊喜交集，匆匆抱了回转。因二凤存身之处太窄，便与冬秀尸身放在一处。同时塞了灵丹，先将她姊妹二人救转。回到宫中，互说经过。

初凤因她二人当初不听良言，今番已受了许多险难，只温言劝慰了几句，不再埋怨。一面谈说间，早将玉匣中仙衣云裳取了出来，与她二人更换。又将宫中异果、海藻之类，取些与她二人吃了。二凤一听宫中金庭玉柱果然发现，得了许多奇珍异宝，还有一部仙箓，照此虔修，便可成仙得道，不由欣喜欲狂。只三凤性情褊狭，虽然心喜，总以为姊妹俱是一样，却被大姊占在头里，好生后悔，不该在安乐岛贪恋了这三年，以致闹得几乎耽误仙缘，葬身鱼腹。所幸天书尚在，只要虔心修炼，仍可和大姊一样，否则岂不大糟？她只管如此想，谁知事偏不如人意，以致日后魔劫重重，几乎又闹得身败名裂。此是后话不提。

且说冬秀毕竟是个凡体，元气在水中伤残殆尽，仍无回生之望。初凤见她回宫这么多工夫，面色已逐渐由苍白转成红润，只是仍未醒转。虽不似二凤姊妹般骨肉关心，终以昔日共过患难，是出生以来所交的第一个朋友，既有几许之望，不愿使其独个儿化为异物。欲待寻金须奴商量解救之策，却自从宫外一见，将龙蛟交他前去安置，一直没有进来。龙蛟置放何地，也未复命。心中诧异，便让二凤姊妹各自观赏宫中所有奇珍异宝，自己起身前去寻找。

刚刚转过外面宫廷，便见晶墙外面金须奴独自一人满面含愁，背着双手，徘徊往来于避水牌坊之下，时而仰天长叹，时而举手搔弄头上金丝般的长发，好似心中有万分为难，又打不出主意神气。初凤因他自从来到紫云宫，每日恭谨服役，总是满面笑容，只有适才初动身去救二凤姊妹时，脸上有些不快，似这般愁苦之色，从未见过，不禁怀疑。知道这宫中晶壁外观透明，内视无睹，索性停步不前，暗中观察他的举止动作。待了一会儿，见他盘旋沉思了一阵，并无什么异状。忽然跪在地下，朝天默祝了一番，然后起身垂头丧气，缓步往宫前走来。恐被他看出不便，便开了宫门，迎将出去，问道：“你怎地这么久时候不进宫来？龙蛟安放何处？我还等你来商量救转一个朋友。”金须奴躬身答道：“那龙蛟乃是灵兽，稍加驯练，便可役使。已暂时先将它系在宫后琼树之下，那里有不少花果，如今正贪着嚼吃。小奴也知同来的另一位姑娘仙根本来不厚，周身骨脉脏腑俱被海浪压伤，非小奴不能救转。既是主人好友，不能坐视。怎奈适才拆看先恩师所赐锦囊，知不救此女，纵难飞升紫阙，还可在这贝阙珠宫之内成为地仙；如救此女，虽有天仙之望，但是极其渺茫，十有九难望成就。而且此女正是小奴魔劫之根，稍一不慎，即此地仙亦属无望。但是她又与三位主人非常有益。为此迟疑不决，在宫外盘算好些时，主人想已看见了。”

初凤闻言惊道：“我看你动静，并无别意，只缘你向来忠谨，平时总是满脸高兴，自我今日去接二位公主起，你便一时愁过一时，心中不解。我和你虽分主仆，情逾师友。她们三人，两个是我妹子，一个受我两次救命之恩。你日后纵有错处，我已无不宽容，她们还敢怎地使你难堪？至于有甚灾

劫的话，我同学这部天书，本领俱是一样，你的道力经验还比我们胜强得多。休说外来之灾，据你说，只需道成以后，行法将宫门封锁，天仙俱难飞渡。就使自己人有甚争执，也未必是你敌手，何况还有我从旁化解，你只管愁它则甚？”金须奴道：“如今主人道法尚未炼成，哪里得知。仙缘俱有分定，这一部天篆虽然一样，并无二册，但是修过中篇，主人能自通解时，便无须由小奴讲解。那时上面的符篆偈语，便视人的仙缘深浅，时隐时现。主人学会以后，也须遵照上面仙示，不能因小奴以前有讲解传习之功，私相授受。便是二、三两位公主的道行本领，也比主人要差得好几倍，怎能由人心意？小奴明知只一推说返魂无方，日后便少许多魔障。一则对主不忠，有背前誓，将来一样难逃应验；二则小奴以荒海异类，妄覬仙业，命中注定该有这些灾难，逃避不脱。就按先恩师遗偈之意，也无非使小奴预先知道前因后果，敬谨修持，以人定胜天罢了。”

初风闻言，总觉他是过虑，虽然着实宽勉了几句，并未放在心上。当下又问解救冬秀之策。金须奴道：“这姑娘服了许多灵丹，元气已经可以重生。将来体质只会比前还好的。不过她受水力压伤太重，五官百骸无法运转。此时她已经有了知觉，但言语不得，所受苦痛，比适才死去还要厉害。小奴既已情愿救她，不消三日便可复原。请主人先将金庭玉柱灵丹再取一十三粒，用宫后仙池玉泉融化，给她全身敷上，暂时先止了痛。小奴自去采取千年续断和红心补碎花来，与她调治便了。”

初风因两种灵药俱未听见金须奴说过，以为他要出宫采取，便问道：“你常说你的对头铁伞道人尚要寻你，此去有无妨碍？可要将宫中法宝带两件去，作防身御敌之用？”金须奴笑道：“小奴此时出宫，天胆也是不敢。主人哪里知道，这两种灵药全都在我们这紫云宫后苑之内，其余灵药尚多。小奴起初也是不知底细，自主人今日走后，独自详看天书，才行悟得。这千年续断，与人间所产不同，除紫云宫外，只有陷空岛有出产。虽比这里年代还久，用处更大，但仅由列仙传说，自来无人发现。这红心补碎花，却是这里独一出产，别处无有。这两种灵药，一有接筋续骨之功，一有补残生肌之妙，再加用了若干地阙灵丹，岂有不能回生之理？”初风喜道：“我以前

仅觉后苑那种奇异花卉终年常开,可供观赏,不想竟有这般妙用。如此说来,其余那些花草也都是有用的了?”金须奴道:“虽不全是,也大半俱是尘世所无咧。”初凤又问道:“你说那红心补碎花,我一听名儿,便晓得那生着厚大碧叶,花形如心,大似盈钵,一茎并开的小红花。续断名儿古怪,可是那墨叶长梗的矮树?”金须奴道:“那却非续断,乃是玉池旁和藤蔓相似的小树,出产甚少,只有一株。这两种灵药取法用法俱都不同,少时取来,一见便知。此时救人,以速为妙。”说罢,二人分手。

初凤便照金须奴所说,先取玉泉化了灵丹,与冬秀敷匀全身。一摸胸前,果然温暖。拨开眼皮一看,眼珠灵活,哪似已死之人。只是通体柔若无骨,软瘫在床,知道全身大半为水力压碎,不知身受多少苦痛,好生代她难过。敷完灵丹,金须奴早采了药来,在外相候。初凤将他唤了进来,问明用法。先将周身骨节合缝之处,用续断捣碎成浆涂了。再取红心补碎花照样捣碎,取出丹汁,由二凤、三凤帮同给她全身擦遍。然后取了一袭仙衣与她穿了。

未满三日,冬秀逐渐复原,她的五官百骸早已有有了知觉。在她将醒未醒之际,已经得知就里。这一来,不但起死回生,而且得居仙府,有了升仙成道之望,自然是喜出望外,对于初凤姊妹感激到肝脑涂地。由此,每日与二凤、三凤随着初凤,照仙箓传授修炼。闲来时便去宫中各处游玩。贝阙珠宫,仙景无边,倒也享受仙家清福。

只是一件美中不足,仙箓所有道法,俱是循序渐进。四女的天资禀赋有了厚薄,所学的程度也因之有了高下。初凤生具仙质,六根无滓,灵府通明,一学便悟,又是首先入门,自然领袖群伦。二凤因受红尘嗜欲污染,多服烟火,但本质尚可,仅只所学日期较晚,不如乃姊,学时还不十分显出费力。三凤自为猛狮伤了一臂,流血过多,体气已有损耗,再加这几年的尘欲铜蔽,她的私心又重,休说初凤,比起二凤已是不及。冬秀更是本来凡体,从患难百死之际,侥幸得遇仙缘。她为人虽是聪明好胜,饶有机智,因为心思太杂,于修道人反不相宜。先时同学,不甚觉得,日子一多,所学益发根深,渐有相形见绌之势。她不想自己因资禀有限,反以为是初凤同金须奴

对她和二凤姊妹有了厚薄，不肯尽心相传。初风于已有几次救命之恩，还不敢心存恨意。对金须奴却是嫌隙日深，只是胸有城府，不曾外露罢了。

又过了数月，初风对于那部《地阙金章》已能自己参悟，无须金须奴从旁解说。并且书上的字也是时隐时现，除初风外，连金须奴有时也不能看出字来，由此初风日益精进。

他主仆五人，原本定有功课，每当参修之时，俱在子夜。照例由初风领了四人跪祝一番，然后捧了仙箓，在宫廷当中围坐。初风分别传了二凤姊妹与冬秀的炼法，然后由金须奴持剑侍侧，自己对书虔心修悟。等自己习完，再将可传的传给金须奴修炼。

这日习到天箓的末一章，刚刚通悟，还未练习精熟，上面的字忽然隐去。末章后页忽现数行偈语，将初风姊妹三人和冬秀的休咎成就略微指示。并有“初风照所得勤修，不久便可成为地仙。以后欲参上乘正果，全仗自己修持，积修外功，万不可少。余人仙缘较浅，全视各人自己能否虔心参悟，力求正果为定，不可妄多传授，因而自误”等语。

初风看完，刚刚起身跪谢，那书忽从手上飞起，化成一片青霞笼罩全庭，顷刻消散。初风知道自己道将学成，仙箓先期化去，便将书上偈语当众说了。二凤虽然失望，知道仙缘注定，还不怎样忿怨。冬秀和三凤俱知金须奴火炼玉匣，抢出天箓之事。这次天箓飞去，见他满面笑容，躬身侍立在侧，并未动手，若无其事一般。猜他已将天箓学全，必有防它化去之策，却故意不让大家学全，由它化去。情知所学还不及初风的一半，原想只要书在，日久自和初风一般，能够自己参悟。这一化去，虽说初凤厚爱同怀，情重友深，也未必敢违了天箓偈语，私相授受。越想越恨，越想越难受，竟然放声大哭起来。经初凤劝勉了一阵，才行闷闷而罢。冬秀更因哭时金须奴未来解劝，好似面有得色，越发把他恨在心里。

光阴易过，转眼十年。二凤虽然比初凤相差悬远，因为始终安分虔修，倒也不在话下。惟独三凤和冬秀俱是好强争胜之人，除平时苦心练习，磨着初凤传授外，总恨不能有点什么意外机缘遇合，以便出人头地。初凤受她二人缠绕不过，也曾破例传授。二人意总未足，几次请求初凤准她二人

出海云游，寻访名师，以求正果。初凤记着老蚌之言，归期将届，再三劝阻，好歹等恩母回来，再行出外。冬秀表面上还不违抗，三凤哪里肯听，姊妹二人闹了好几次，终究三凤带了冬秀不辞而别。

她二人走没多日，老蚌居然重回地阙，初凤、二凤自是心喜。接进宫中，一问经过，才知老蚌蜕解后，便投生到浙江归安县一个姓仇的富户家中为女。因乃母生时，梦见明珠入怀，取名慧珠。生后一直灵根未昧。七岁上父母双亡，正遭恶族欺凌，遇见天台山白云庵主明悦大师看出她的前因，度往庵中，修炼道法一十二年。大师因她不是佛门弟子，命中只该享受地阙清福，始终没有给她剃度，传了许多小乘法术。圆寂之时，指明地点，命她仍旧回转紫云故里。她领了遗命同几封密偈，寻到紫云宫海面，用小乘佛法叱开海水，直达宫中，与初凤等相见。

此时慧珠已是悟彻前因，一见只有三凤不在，便问何往。初凤便将姊妹三人安乐岛报完父仇，以及二凤、三凤贪恋红尘，在岛上一住三年，自己劝说不听，回宫苦守，玉柱开放得了许多奇珍；后来收金须奴和龙蛟，救回二凤姊妹和冬秀；三凤性傲，不听约束，日前与冬秀私自出走，说去寻师学道，曾命金须奴出宫追赶，也未寻回等事，一一说了。

慧珠道：“三凤真想不开。我常听师父说，我们这座地阙仙宫深居地肺，为九地灵府之一。只需等你将那部《地阙金章》中修道之法炼成以后，我同你姊妹三人带了宫中异宝，再出去将外功积修圆满，那时重归仙府，纵不望飞升紫阙，一样可求长生不老，永享地阙清福，比起天仙，相去能有几何？她这一出去，万一误入歧途，岂非自误仙业？你说那冬秀一个寻常凡女，遭遇仙缘，也这等不知自爱，跟着胡行，尤其大是不该。我本想回宫以后，从你炼法，道未炼成，不再出世。她这一走，我便放心不下，只好趁她二人迷途未远以前赶去，将她们追了回来，以免一落左道旁门，便无救药。我经此番尘劫，仅学了点小乘法术。在我未把天箓道法炼成，元神重孕婴儿之前，本不愿出海问世。只因你的道力虽已有了根柢，无奈自幼隐居海底，尘世阅历太浅，对于目前正邪各派中人物无甚闻知，恐遇上时难以辨别。二则三凤心性既变得如此倔强，先不听话而去，岂肯出海之后再随你回



来?有我同去,毕竟要听话些。我虽无甚高深本领,但是自幼随了师父云游天下,哪一派的人物差不多都有一半面之缘。就是不认得的,也能一望而知。再者师父临飞升以前,曾传我内照前知之法,为日尚浅,纵难及远,对于目前事物,一经湛定神明,归心反视,便能略知未来。适才听你说话之际,我因思念三凤,潜心默参吉凶,得知她二人已离海岸,漫游中土,行踪当在嵩岳泰岱之间,颇有因祸得福之象,故此非去不可。不过尚有一事为难:地阙仙府根本重地,况有许多不能全数携带的宝物在此,虽说深居海底,暗藏地府,外人不易知晓,终须留一自己人在此,以防万一。二凤留守,自是当然,但她法力浅薄,最好留下金须奴与她同守,再加神兽龙蛟守护宫门,定可无虑。无奈金须奴他对我说,魔障将临,去留于他均有妨害。此人功高苦重,恐误了他的功果,令人委决不下。”

正说之间,金须奴忽从门外走进,面带愁容,朝着慧珠跪下道:“小奴近些日来,忽然道心不静,神明失了主宰。算计先恩师遗偈暗示,想是大难快要临头。就是主人此次不出外,小奴也请假暂离此地,以求免祸。地阙仙府非无外魔覬觐,但是尚非其时,照小奴默参运数,约在诸位主人将来二次出游归来之后,方有一番纷扰。过此,仙府即由主人用法术封锁。从此碧海沉沉,仙涛永静,不到百年后末次劫运降临,不会再与生人往还。此时休说还有二公主与龙蛟留守,纵使全数离开,也绝无一些事变发生。倒是小奴魔劫重重,依次将临。明知逃到哪里都难避免,不过与主人同行,一旦遇上外魔,不能与之力抗,尚有主人德庇,还可脱险。只有这内欲一起,却难强制,一个把持不住,不但败道丧生,还负了主人再造深恩。想来想去,只有同行稍好一些。望求主人俯允,感恩不尽。”

此时慧珠道行尚浅。便是初凤虽然今非昔比,对于金须奴的出身来历和天生的异禀,也是一样茫然。因知金须奴素来忠诚,又善前知,与慧珠、二凤商量了一番,便放放心心由二凤在宫中留守。又将龙蛟唤来,嘱咐了几句,命它就在避水牌坊下面看守门户,不许擅自离开一步。那龙蛟本是神兽,自经初凤姊妹这些年训练,已是通灵无比,闻言点首长鸣,转身自去。慧珠、初凤便带了金须奴,出宫直升海面,同驾遁光,先往嵩岳飞去。